

選註者 黃公渚
主編者 王雲五
朱經農

學生國
學叢書

歐陽永叔文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叙

一 歐陽修之生平

歐陽修，字永叔，唐太子率更令詢之後，吉州永豐人。生於宋眞宗景德四年六月二十一日。父觀，泰州軍事判官。修四歲而孤，依叔父曄居隨州。母鄭氏，教以讀書爲文。仁宗天聖八年，舉進士甲科。補西京留守推官。入朝，爲館閣校勘，與修崇文總目。范仲淹貶饒州，司諫高若訥以爲當黜，修貽書責其不知羞恥，高上其書。坐貶夷陵令。徙乾德令，武成軍節度判官。召還，進集賢司理。又出通判滑州。歷三年，知諫院，拜右正言。仁宗嘉其敢言，嘗曰：『如歐陽修者，何處得來！』同修起居注。遂知制誥，故事，知制誥必試，特除之。——宋初以來，知

制誥免試者，僅楊億、陳堯佐、及修三人。——奉使河東，還爲龍圖閣直學士，河北都轉運使。黨論興，杜衍、韓琦、范仲淹、富弼相繼罷去，修上疏極諫，忌者遂因修孤甥張氏獄，以貲產事中之，落職，出知滁州，自號醉翁。徙揚州、穎州。至和元年，還爲翰林學士，兼史館修撰。奉使契丹，其主命貴臣四人押宴，曰：「此非常制，以卿名重，故爾。」知嘉祐二年貢舉，痛抑時文險怪之習，文格以變。加龍圖閣學士，權知開封府，承包拯威嚴之後，簡易循理，不求赫赫名，京師亦治。唐書成，拜禮部侍郎，爲樞密副使。六年，參知政事，預定策立英宗爲皇子。英宗立，漢議起，修謂稱本生父爲皇伯無據，御史呂誨等詆爲邪議。神宗卽位，蔣之奇、彭思永等以飛語連其子婦，劾修，罷爲觀文殿學士。知亳州，移青州、蔡州。史號六一居士。熙寧四年，以太子少師致仕。五年閏七月卒，年六十有六，贈太子太師，諡文忠。著有居士集五十卷，外集二十五卷，易童子問三卷，外制集三卷。

內制集八卷，表奏書啟四六集七卷，奏議集十八卷，雜著述十九卷，集古錄跋尾十卷，書簡十卷。

二 歐陽修在文學史上之位置

中國文學，自漢魏以後，駢儷盛行，詞藻富麗，其病也，摳摳堆砌，不務實際。唐時韓愈氏出，始以古文爲倡，冀以「挽狂瀾於既倒」，故有「文起八代之衰」之譽。實則愈雖創爲古文，而儷偶習氣，尙間有存者。朱晦菴謂：「其文亦變未盡。」殊非苛論。且因數百年積習之深，當時除愈外，僅有柳宗元及李翱、皇甫湜等，同爲古文，亦不盡爲時人所從；是以經唐末五季，以至宋初，四六文仍盛行。且變本加厲，務爲新奇，僻澀如「狼子豹孫，林林逐逐」，怪誕如「周公伴圖，禹操舂鍤，傳說負版築，來築太平之基」之類，皆見時文，剽剝故事，支

離破碎，甚者若俳優之詞，文體大壞。楊億劉筠輩，學問雖博，不能自拔於流俗，反吹波揚瀾，助其聲勢，一時稱「西崑體」。韓柳之文，早已束之高閣。獨歐陽修於舉世不爲之日，與尹洙蘇舜欽兄弟等，提倡古文，不遺餘力。據修記舊本韓文後，乃於十五六時，在隨州李氏家壁間敝筐中，檢得韓文六卷，脫落顛倒，幾無次第，乞歸讀之，愛其深厚雄博，苦心探討，至忘寢食。後官洛陽，始與尹洙等議論，並出所藏韓集，補綴校定，以資倡率。又因試士衡文，深革時弊，務求平淡典要，凡怪僻知名之士，盡黜之。所舉如曾鞏蘇軾兄弟等，後皆爲古文大家。

——蘇洵王安石，亦修所薦舉。——事後，囂薄之徒，伺修出，聚譟於馬首，街邏至不能制。修屹不爲動，卒變文風。在修之前，雖尙有柳開穆修等，爲之椎輪，然僅去華就實，雖稍近古而未盡變化之妙，未若修之博大。故就中國文學史地位而言，修實爲韓愈後提倡復古，推翻偶像文學之第一偉大作家。

秦漢諸子以降，文章作風，約其大端，可分爲「陽剛」「陰柔」二類，其說創於清桐城姚鼐。鼐復魯絜非書云：

「其得於陽與剛之美者，則其文如霆，如電，如長風之出谷，如崇山峻崖，如決大川，如奔騏驎，其光也，如杲日，如火，如金鏐鐵；其於人也，如憑高視遠，如君，如朝，萬衆，如鼓萬勇士而戰之。其得於陰與柔之美者，則其文如升初月，如清風，如雲，如霞，如煙，如幽林曲澗，如淪，如漾，如珠玉之輝，如鴻鵠之鳴，而入寥廓；其於人也，滲乎其如歎，邈乎其如有思，啖乎其如喜，愀乎其如悲。」

可謂形容盡致。惜抱書又云：「宋朝歐陽曾公，其才皆偏於柔之美者也。」尤爲知言。蓋修爲文，雖得力於昌黎，然昌黎文格雄偉，得之於陽剛，而修則變而爲陰柔，其風神獨妙處，又非韓之所有。吳敏樹謂：「歐珍舊本韓文如異寶，

而爲文輒不類。』不類云者，卽「陰」「陽」「剛」「柔」之判也。後世作者，如明之震川、清之方姚，所謂桐城一派，其文往往夷猶澹宕，「陰柔」多而「陽剛」少，淵源所自，非修莫屬。故修實爲陰柔古文家之先河，卽謂其爲桐城派作家之初祖，亦無不可。

三 關於歐陽修文章之評論

歐文在文學史地位，既如上述。至關於其文章之評論，亦復不一，茲列舉當時諸人所推稱者以見一斑：

「文備衆體，變化開闔，因物命意，各極其工，其得意處，雖退之未能過。」

……見吳充歐陽公行狀。

「得之自然，非學所至，超然獨鶩，衆莫能及，譬夫天地之妙，造化萬物，動

者植者，無細與大，不見痕迹，自極其工。」……見韓琦歐陽公墓誌銘。

「著於禮樂仁義之實，以合於大道，其言簡而明，信而通，引物連類，折之於至理，以服人心。」……見蘇軾居士集序。

「論大道似韓愈，論事似陸贄，記事似司馬遷，詩賦似李白，此非予言也，天下之言也。」……同上。

「天才有餘，豐約中度，雍容俯仰，不大聲色，而義理自勝，短章大論，無施不可。有欲效之，不詭則俗，不淫則陋，終不可及，是以獨步當世，求之古人，亦不可多得。」……見蘇轍歐陽文忠公神道碑。

「形於文章，見於議論，豪健俊偉，怪巧瑰琦，其積於中者，浩如江河之停蓄；其發於外者，爛如日星之光輝；其清音幽韻，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；其雄辭閎辨，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。」……見王安石祭歐陽文忠公文。

「文章逸發，醇深炳蔚，體備韓馬，思兼莊屈，垂光罔編，焯若星日，絕去刀尺，渾然天質，辭窮卷盡，含意未卒，讀者心醒，開蒙愈疾。」……見曾鞏祭

歐陽少師文。

以上所舉或不無言過其實，及阿私所好之處，然其以爲自漢以來，五百餘年，始得一韓愈；自愈以來，三百餘年，始得一歐陽修；推崇之詞，則幾於衆口同聲，後人亦無可異議者也。

大抵修之爲人，天懷樂易，性情肫摯，故其文章，亦委曲紆徐，神韻綽邈，特多抒情之作；而又博極羣書，好學不倦，遂能刷削凡猥，出以自然。朱晦菴云：「歐陽好處，只是平易說道理，初不會使差異底字，換却尋常底字。」又云：「歐陽公文字，敷腴溫潤。」姚惜抱云：「歐公能取異己者之長，而時濟之。」近人吳曾祺云：「其平生所歷往往能各見性情，不肯於風格之正。」均爲篤論。惟

曾文正有言：「文之以情勝者，多悱惻感人之言，而其弊常豐縟而寡實。」此雖在修，有時亦不免此病。故包世臣藝舟雙楫，於修之序記，即有「庸調」之譏。吳曾祺亦云：「不善學者，習其腔套，便有依響附聲之誚」也。

願修之爲文，其苦心孤詣，不肯草草將事處，迥非後人率爾操觚，徒爲油腔滑調者，所可比擬。修嘗謂謝希深曰：「余平生所作文章，多在三上，乃馬上、枕上、廁上也，蓋惟此尤可以屬思爾。」……見歸田錄。周必大云：「前輩嘗言公作文，揭之壁間，朝夕改定。」葉夢得石林燕語云：「歐陽文忠晚年，取平生所爲文，自編次之，今所謂居士集者，往往一篇至數十過，有累日去取不能決者。一夕大寒，燭下至夜分，薛夫人從旁語曰：「寒甚，當早睡，胡不自愛自力？」此已所作，安用再三閱？」寧畏先生嘖耶？公笑曰：「吾正畏先生嘖耳。」」慘澹經營，可以概見。在翰林時，嘗草春帖子詞，仁宗見其篇篇有意，歎曰：「舉筆不

忘規諫，眞侍從之臣也。『雖小品文字，亦自不苟，其他可知，後學者當以是爲作文之法。』

四 本編選文雜評

歐陽修全集，計百五十餘卷，卷帙繁富，其中除制誥、奏議、經說、時文、詩詞、雜著以外，散文作品，不下數百篇，故歷來各家選本，取舍不同，出入互見，本編抉擇其尤爲精粹者，凡四十六篇，加以詮釋，以便學者研求。更就所選各篇，采錄舊聞，間亦參以鄙見，略爲品評，俾資參考之助。

(一) 賦

賦爲風雅變體，取工駢儷，古文家罕所沿襲，居士集亦不多見。

秋聲賦描寫精靈，末以人世憂勞致慨，於悲秋中寓警悟之意，可謂神品；

東坡赤壁點鼠諸賦，多取法於此。

(二) 論

歐陽修之論，平直詳切，蓋多進御之作，此體爲宜。

本論淵源於昌黎原道，而特多探原之說。前人謂「歐公本論不行，則昌黎原道終爲虛設。」洵不誣也。至拈禮義二字，爲闡佛根本，尤與理學諸儒，斷斷於心性之爭者不同，見識高絕。

朋黨論，以「小人無朋，君子則有。」二語，爲一篇綱領，徵引佐證，確鑿不移，所謂「以子之矛，陷子之盾。」者是已。又亦明白曉暢，易於啟悟。

縱囚論，以「不近人情」推出太宗好名之心，一發破的；通篇反覆駁詰，精悍犀利，作僞者直無所置喙。

(三) 墓誌

修文名冠一時，故所作銘章亦特多，於江鄰幾文集序，曾自言之；雖亦不免有諛墓之時，然其述生平朋友之喪，及存亡離合之感，則聲淚俱下，情文交至，不多得也。

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銘，典重翔實，無一毫溢美之詞，而范公之爲社稷之臣，自然可見，此修平生第一經意文字；至叙范呂晚年交懽事，尤足以表范公光明磊落之襟懷。

石曼卿墓表，章法極變化，叙次亦明淨無枝蔓；後幅慷慨激昂，不負曼卿之奇節矣。

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，空明澄澈，毫無滯機；叙盛衰生死之際，尤爲嗚咽。胡先生墓表，莊重不佻，自與其人相稱。

瀧岡阡表，借太夫人口中縷述先德，造語極有分寸，而太夫人之賢亦自

見中叙太夫人處，寥寥數言，安貧樂道之懷，躍然紙上，有畫龍點睛之妙；末言己之立身，本於先澤，詞亦得體。爲文不事藻飾，而語語威從真心，情中流露而出，誦之使人感動。舊記謂：『碑成渡江，爲龍神所取，以硃圈文中一祭而豐不如養之薄』八字。』語雖無稽，然其文章價值，信足驚天地而泣鬼神也。

張子野墓誌銘，與堯夫墓表，同一沈痛，二張與修交厚，而仕宦不進，無功業，可以鋪張瑣叙，平昔交游雅故，感慨繫焉，轉覺一往情深，描寫處亦極生動。

孫明復先生墓誌銘，寫來便與西漢經師相似；銘詞奇崛，逼肖昌黎。

黃夢升墓誌銘，通首只寫其有文不遇，節奏之美，可泣可歌；銘詞卽引夢升文以發其哀，亦有叫應。

尹師魯墓誌銘，修以尹爲文，簡而有法，因取其意而爲之，卽得其體。尹妻怒其簡略，固請添換，後卒請韓琦別爲墓表；修有論尹師魯墓誌一文，略謂：

「述其文曰：『簡而有法。』此惟春秋足以當之；舉其願與范公同貶，及臨終語不及私二事，則平生忠義窮達禍福，不愧古人可知；又銘文云云，其語愈緩而意愈切，詩人之義也。」參看是文，便悟此篇用意結撰處。

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，首尾均以師魯觀說，情文相生，章法井然；中叙子漸憤惋以卒，感慨淋漓，銘詞悽咽動盪，有變徵之聲。

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，因子美得罪，緣其婦翁杜公之故，即從杜氏叙起，勢極排奐，篇末唱歎而出之，尤爲悽惻動人。

梅聖俞墓誌銘，章法全倣昌黎貞曜先生墓誌銘，而出以深婉，蓋聖俞詩窮，略如東野，而歐梅交情，亦不亞於韓孟，故有意爲之。

徂徠石先生墓誌銘，不多假事迹，但述其平生志趣所在，與其大節氣概，讀之如見其人，文亦崢嶸酣恣之至。

南陽縣君謝氏墓誌銘，通篇用聖俞悼亡口氣，情文自佳；蓋婦人墓志，無奇節偉行之可稱，又不可爲哀愴於邑之詞，最難著筆，雖昌黎爲之，亦不能見長，此篇獨爲有致。

(四)記

修記事之文，意境平實，全是宋人格調，與韓柳之作不侔矣，然風韻翛然，自有不可及處。

王彥章畫像記，極力摹寫，頗得昌黎張中丞傳後敘之神，中以德勝之役，寄慨於當時西事之失機，借題發揮，具見平生心事。

豐樂亭記，撫今思昔，與送田畫省親序略同，而彼篇作於謫宦之際，則心曠而神怡，此作於豐樂之時，獨憂深而思遠，賢人君子之用心如此。

醉翁亭記，共用二十個「也」字，創意立法，前所未有，秦少游謂「醉翁

亭記用賦體。『良然；修初作記時，起手敍列東西南北諸山，凡數百言，後均刪去，祇餘『環滁皆山也。』一語，於此可悟作文翦裁之法。

眞州東園記，全借許子春口描寫景物，虛實無不曲繪，蓋未曾親履其境，舍是固無法鋪張也；此與謝氏墓誌銘，同一機杼。

有美堂記，逐層繳入，筆勢天矯，而行文獨春容大雅，毫無窘步，尤爲與題相稱。

相州畫錦堂記，起便撇開畫錦之榮，爲魏公高擡地步，然後敍其平生勛業，而以其榮歸之邦國，斡旋得體，然非魏公德業之盛，則亦不稱此文也。

峴山亭記，神韻縹緲，化工之筆也；惟文中『其人謂誰？羊祜、叔子、杜預、元凱是已。』二語，後人以爲近於俗調，爲文之疵類，劉海峰欲刪此二句，而易下文『二子相繼於此。』爲『羊叔子、杜元凱相繼於此。』頗當。